

張氏為太常博士集美校理諱宗古之配不幸集美
早世尚書念女兄之娶居故以夫人嫁許其中子升
卿公相即通直君也將有行尚書誡之曰尔姑吾之
同屋尔往事之如母而恭勤有加焉可也于時士大
夫家稱錢張之睦加于人一等矣夫人資素敏慧不
類常女其就傅也自垂髫迨笄總習組訓隸文史至
于筆札書計之事過目則善焉故二親奇而愛之其
執笄也每念衿禡之戒不以親貴自別酒醴饋食皆
有節適服劬左右幾二十年始卒無異故皇姑安而

稱之其主饋也內肅閨門外奉賓祭方其初官資薄
躬率節儉以周其之無以慙者又為收卹族中孤女
教養賙給歸之士人皆稱而孝其慈也其教子也
手繕經籍而授大義漸磨誘導至于成人故諸子游
場屋取世科荐奉學官召試中選皆逮見之時論以
為後必有顯于世者其治已也內恕而外通平生未
嘗有疾言大色始通直君職監司進擢甚寇一日坐
論事同其使者奪官罷免命下甚遽初無知者眾駭
異不知所由而夫人處之晏然性趣左右亦嚴即日

就道浮江湖崎嶇數千里還惟陽寓舍輯儲時為久
安計與夫子絕甘分少如是五六年內外不謂其為
遽謫也夫人之材智明達大槩如此又以早失所怙
盡母于母氏常悅溫清不時惟其起居之間雖在十
里必浹旬一置郵書平安信反然後違家間或相遇
飲食已唯設內典論性理相頌怡然他日偶被重病
歸省餘杭以就醫診濟陽憂甚親為和湯餌同卧起
者累月夫人踰躅不自安乃強起潔誠精禱于浮曰
叢尔之軀死不足吝願念一旦先沒必貽親累願稍

稍延歲月以盡太夫人餘年則瞑目無憾矣已而果
有瘳後幾年得濟陽疾報即涕泣料家事一二飭誠
若治命然因閱曹溪壇經忽若有省悉呂家人輩語
之日是不堅体妄幻非寔家人輩竊怪其語不類未
幾訃至不敢遽白夫人曰吾母其往矣吾已瘞于夢
寐矣而若不以告何也及得書一慟而絕經昔方寤
徐曰吾從獲吾母游志願畢矣雖勉力成服而漿盪
遂絕于口中外之慰問者一切謝遣如是五日嗒然
而逝時四年二月初九日也嗚呼不櫻冠屨不怛物

化蓋志學之士有所不逮者而夫人履憂患不休惕
在困約如平居推理明分亦達識之所能安也至若
愛親以存生開喪而毀性此非智勇果敢之所能必
至然所以能至之者豈純孝真哀之感自與天均冥
會耶是必有辨之者故志言之夫子享年五十二彭
城之封從夫貴也子五人男子四長即康伯也次康
孫泰州司戶參軍次康道康廣女子一適其弟之子
魯望張錢通婚蓋三世矣銘曰
美矣錢張古之潘楊載世姻睦婦順夫良彭城之美

備有言德主饋執笄婦如是式既齊寃辱復善生死
昔以親存卒以親毀義盡毋夫葬從舅姑銘此懿行
貽于女而

壽昌太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樞相文忠公諱堯叟之孫尚書都官郎
中諱緡古之女尚書駕部郎中贈正議大夫異公諱
從古之繼室也幼聰警知書史年二十歸異氏正議
之祖文簡公景德初以德望相 真正為時名臣門
風家範世載厥美夫人逮事其舅衛尉卿能盡孝敬

人有稱之夫人曰昔我祖姑楚國夫人之事其姑祝夫人也辨色而起侍立左右未食不敢嘗退倚戶後以聽命久之隱其壁以成迹而不知也吾未及此豈可以言孝乎治家嚴而有恩常勉其夫子以義而安于賤貧正議歎曰使吾無不足于小官者夫人之助也正議卒官壽春時諸子猶未冠家故貧遺無所歸睢陽族人以書招之夫人荅曰吾夫平生未嘗有秋毫取于人今死未久豈以妻子諉族屬耶竟不官往遂家淮圻躬視紡績以自給又教其子以經史文章

法書及近代名臣善言懿行以資其孝久而不倦嘗病目不能視一旦有異僧叩門告以後日福壽之數且言諸子賴夫人以立小疾不足憂也未幾目果復明其後三子並登進士登科仲衍被遇 神宗稍任要職在官勤瘁擢起居郎以卒仲游朝奉郎集美校理開封府推官判登聞鼓院餘皆有聞于時出入臺閣榮祿及親迭侍膝下流商益廣皆如僧言于是人知果氏之有母也始從夫封馮翊縣君後用子進德與壽昌二縣太君諸子既登朝贈其父官四品又請

以所遷官為母改郡封夫人曰汝必欲以此為孝當
先嫡夫人故諸子用其言封前母梅氏永嘉郡太君
而夫人之号未及改也元祐四年四月寢疾壬子終
于京師享年七十四子男六人曰仲連通直郎曰仲
容終臨邛主簿皆梅出也曰仲偃承議郎次即仲衍
仲游次仲愈宣德郎皆夫人所生女四人長通進士
孔宗堯次適直郎田輔卿次適通直郎李調次未有
行而卒孫男十二人曰受曰況曰奔曰完曰純曰亮
曰寒曰遘曰慧孫曰窠曰沂老曰彥完用起居遺奏

補太廟齋郎女十二人長嫁進士蘇象先七七予之
長孫也諸子卜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鄭州管城
縣馬亭鄉廬却以婚姻之好托銘于予嘗聞夫人六
七歲時從其祖母邵国宋太夫人入叅禁中章獻太
后見其姿視異指而問之賜以茶茗仲衍元皇初預
檢討官制因奏事便殿 神宗皇帝謂曰聞卿母能
治家訓子今年幾何仲衍以實對上稱歎久之非夫
資稟夙茂行義素著則何以稚齒暮年動 二聖之
識賞惟其完壽康完福履子孫終養道德不泯有由

然也銘曰

將相之世生此淑女公卿之家乃得美婦敬萬尊章
義形夫子痛結未止教勸仄視果有令人振興奮門
登朝授職弟繼其昆視子之訓美識母之訓生事死
葬禮時孝蓋丞相之墓榮濟之陽夫人從之教世相
望

仁壽太君陳氏墓誌銘

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翰林李士承旨通議大夫知制
誥兼侍讀鄧公母夫人仁壽郡太君陳氏以疾終于

京師某坊之私第公以憂去位 兩宮軫惻翌日遣
中使就第吊問法賻外別賜上尊百壺白金一千五
百兩又詔所居州郡治公館霽其家朝廷所以周恤
迎臣有加于常教其恩禮至矣越十月某日公与李
弟主客郎中奉夫人之柩塗行泣血翼扶登舟泛汲
渠涉淮泗抵維揚權厝于某寺即其所為塗廬初卜
葬江西故里不食墨又卜丹陽乃食遂以明年七月
某日甲子迁神座定于某縣某鄉里某山居西南水
流東北用姓氏之利也自初喪闢帷堂殯階序升輅

車涉遠道反幽宅至于復土無不如礼者君子以為
事親之義于是盡矣夫人世占建昌軍南城縣生而
警異父家士諱求母南昌萬氏奇其早成為擇良偶
久之同得郡鄞府君諱五萬孝有鄉行為士友推挹
遂以歸之府君方力行養志不厭寒苦以德義自信
于鄉里而夫人躬服節儉勤勞內治事姑章敬以順
接婦妯娌以莊待宗戚仁以睦歲時之祭享不以菲
廢禮間党之賓客不以貧缺供故得盡內外姻之歡
心以成良人之美志府君即世夫人年且少嘗有未

止之嘆誓不他從服則疏糲食則菜糲以詩書教子
以組訓紉女傳保之事必親臨之比及成人有如宿
習長子元父好學多聞不幸早卒次日温伯即承旨
公也次日仲父隱德不仕者壹諸公前以逸民荐之
李曰義叔即主客公也儒雅有吏幹擢在清要昆弟
既登朝追贈府君為光祿大夫而夫人方在色養自
壽安縣太君再進郡封承旨公遭遇 神宗嘗為御
史中丞坐言事謫守臨川親知或為遠途數千里必
貽親憂夫人聞之曰言不用而去乃其賤也即日趣

行無戚容其後昆弟同在朝廷禁林天臺相繼進
用鼎首在前左右侍膳孫息環列怡如也士大夫
之士不遠親者莫不慕焉夫人年八十有二平居
強實飲食自若一得疾則語諸子曰吾病革矣我親
死生猶夢幻焉足為尔輩累乎其終也偃然若大
寐而無戚怛盖康寧壽考加之執德不忠其五福之
具者乎二女嫁朝散郎陳光道某郡進士黃珪七孫
曰景傷南安軍大庾尉早卒曰之純之敏並承務郎
之劬承奉郎曰某曰某未仕皆少而有立能承世季

予与承旨公遊且二十年矣每登門聞太夫人起居
動止嚴而有裕成就門伐盖家訓致然今又克葬京
口与我隴同一郡内諸昆弟是為所居里人其義固
益親且厚矣因得紀夫人之行義以銘墓石抑嘗聞
善葬者言潤之土厚宜封殖其水深宜壙穴莖于此
者百世之固也夫人内行風著諸子送終尽礼果得
吉土以寧神宅永錫尔類其在茲乎銘曰
嬪德之茂孰先母儀化由風始治以家齊緬并君臣
著于閭閻幅軸將相見于杼机維若仁壽好古知礼

閭門睦宗從隣訓子子以母美母以子貴濟世宜家
孝慈兩遂顯諸子名稱暴聞或出或處不違其親
音績紫棠後弟前昆凱封與郡終養高門彤史占賤
典載書德我刊銘章納于幽窆京江北流峴山東直
桑海或遺音徽無數

福清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諱池安贊善大夫知循州諱莊之女年國
軍節度推官福清王君諱頌之妻其先世占籍光州
固始唐季辟地從閩今為羅源人贊善君信厚長者

者遠財好義又有文稱擢祥符元年第後調池州青
陽尉實生夫人故以州命名母福清縣君范氏獨一
女二親無所分其愛故撫育尤至自稚而笄姆傳勤
誨有以成其謹飭之性焉既擇嘉配乃歸王氏夫才
婦順遂宜厥家事姑能適其志周旋族屬上下皆得
其歡心節推君困于州縣夫人数寓他州躬服勞苦
先之以儉約親戚有以貧來告者隨家之所有必賑
之至奩珥無存者亦不以累意也處閨門訓子姪如
其家法故子姪承其教皆有孝瓶以至于成立焉享

年六十一以熙寧八年六月丙辰終于丹陽仲子之
官舍後二年春二月丙辰葬湖州烏程縣九元鄉西
矣却帆槁山之南原節推君先六年卒既葬矣至是
合附焉禮也子男三人長伯夔奉進士次仲危潤州
丹陽尉幼季稷早卒女八人適長泰令林開徐州司
司法叅軍朱炳進士楊價彭璉餘杭尉陳公佐進士
劉績卽且吳勳初夫人常以贊善居喪久不得葬為
憂迨病且革語不及他事唯以此屬家人曰我自為
家婦無一不足者獨二親旅殯數十年畢生之痛無

甚于此若輩能為我擇日月以禮襄事吾瞑目無憾
矣諸孤泣血奉其遺戒嗚呼夫人有子矣若節推君
之治行則有侍御蔣君頴琳之誌在焉此独序夫人
之大略云銘曰

出閨貞靜女子之行和柔孝慈是謂姆師婉彼夫人
亦允蹈之既明且智彤史之貽閨門雍々姑嚴婦恭
夫榮厥緒子紹其宗胡不壽考遷絕音容帆槁之葬
良人是從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行狀

朝請大夫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行狀

公諱朴字夢得其系出于富春蓋吳將武林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在唐宣武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悰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太上重樓以貯書日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行狀

朝請大夫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行狀

公諱朴字夢得其系出于富春蓋吳將武林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在唐宣武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杜悰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太上御名重樓以貯書日

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寸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
尔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數高曾以來歷五代
喪亂晦遁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高
清白之範其來蓋遠矣公初名寔字其生五歲學為詩
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傳于人口系冠作祥符
宮賦五千餘言成都尹陵策聞其美才召至府與語
甚奇之將荐于朝以其年少而止其後累從進士乃
更令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昇科一命大理評事通
判絳州軍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

異嘗謂曰尔器韵沉遠後當顯赫于時但成名差晚
吾不得一見為恨耳至是太師已薨謝而公每因拜
宮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卷明道初恭謝推恩改
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院進太常丞直集賢院監
左藏金銀絲棉疋帛庫以祀國太夫人喪去公在眉
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眾聞公
歸皆來取給公竭資以贖其費又為之娶婦嫁女者
數家服終還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
衣銀魚居歲餘府胥馮士元以姦賊敗窮治甚急事

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分毫
絀累由是清慎之譽聞于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
三司開封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
二年二月召試中書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
紫服判登聞揀院權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尚
書刑部出疆為賀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
妄舉動言語與虜人接有問乃答虜人尤加禮奉且
謂人曰孫公真怡靜篤寔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
糾察在京刑獄五月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權判尚書都省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
刑獄課績元宗正寺修玉牒宮六年春權知貢舉再
遷尚書禮部郎中遭所生母崇國夫人憂援近例
愿終三年表優詔送之公除召還復舊位提舉在京
諸庫務皇祐二年以大享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
讀學士權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
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
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是官公即日手疏自訟
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善求事為

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授給若耆夫者謂之有議論
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
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深察其言謬趣赴臺
親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兼事局恐于
言責不得專詔如其請仍著為永式再加給事中公
踐兩禁十二年敷陳得失天下利害事非所職者未
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謂其循默公曰事有分齊
豈可越職橫說及為中丞每聞朝廷有措置未合理
者與人言有不厭者及羣臣爭之未見聽者皆即時

拜既或請問言上再三開陳得請而後已人由是知
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守忠以在事累
久時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
使為將領劇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系非
中官所得處其任曩 太宗世王綖思平劍南有大
功當時論賞止于進順州防禦使別立宣政之號以
宥之况守忠無綖思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為四
方非侮則國威沮矣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
年春貴妃張氏薨 仁宗傷悼即日退冊為皇后賜

謚曰溫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体大宜命
近輔与礼官參講然后施行不當虧素典礼又合諸
言事者共爭章至十餘上輒留中不報他日率同列
進見帝不為顧遂列拜于御座之側公独伏不起久
之帝乃語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
股栗有欲仆地者公疑立不攝帝亦為之改容而道
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
園陵使為監護事車駕幸奉先寺不入廟致奠皆公
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女使死移開封檢視有

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事以聞上詔近侍置獄
推勘追取証左皆不至既而趣上案遂罷獄公十五
既論其悖謬曰大臣垂殺女使事至微末然而詔獄
廢置皆用執中之此于国体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
行在朝廷雖近侍之臣亦須遣去案問執中要罷則
本家僕妾之類不容畧行追取狹息恬權取必于上
此而可恕則孰有不可容者司徒卒緣是罷改事而
公亦連上章求解臺杖出補外郡優拜翰林學士承
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礼儀都省兼提舉醴

泉視公事又遷尚書禮部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
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章數十上大指以
持綱紀厚風俗辨人才寬民力為先急未嘗披抉人
之隱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在渭
州不可復置以失信于戎狄而啟其窺覷之心凡邊
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通議一定然後奏稟施行無
令舊相守邊恐事體太重則番戎致猜藩方無得辟
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宜預擇兵官則緩
急有警可用近邊土兵可因舊名而稍增其數則幹

強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為令其
餘或行或右或家疏不傳者不可悉知也其論人物
若云楊政有文武幹州郡不足見其材宜擢近職置
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昂之清方有器識
心計絕人宜召對便殿詢以時政得失及財用利必
有補于朝廷胡瑗孫復博通經術可任以講勸之職
趙瑜劉貽孫世授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盧士宏知
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
敏能捍大患宜俱升以繫劇刑獄之任則庶吏知勸

而才臣思効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葛閣事
皆以纖芥之累久妨進用失柔過獎善之義望與前
殊任用則清時無遺矣之謂是數人者不久朝廷擢
任幾及時論咸稱其器識為三年春仁宗暴得風
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闕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
得進見但通名于內東門參候起居止于中使宣諭
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為近臣班
首因率同列就就幕幄中見宰相曰主上違裕臣子
當朝夕省問今夫臣隔絕不得見是上之安否虛矣

未可知也事系宗社諸公不得坐以待命宰相即用
公言叩間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情稍安未幾
詔兩禁朵議權磁湖鉄冶事議罷奏彙已具而司諫
吳及監察沈起重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
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名于公曰二人者
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誼乎及起卒
坐是出補外官後帝聞公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
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伴
使先是宗真之使來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贊御容

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
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殂歿
新主復遣使來請朝論以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
遷至中書白曰國家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
彼以好米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
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盧夷狄厭詛不道
耳公曰此特巫師女子之說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
况聖人應期運係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
予至于三四極于十數朝廷度能拒之乎其後以使

者再至乃予之如公之議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
礼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
擇其合于義理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
輒有更異初 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
無祠所詔于景靈宮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
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于廟詔并下礼官公与僚屬
同执非是而獻議曰先朝建立神御殿已是非礼然
由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為后妃而 置之其
于失礼尤甚倘 陛下追念郭氏姐謝况已追復位

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未決然辛罷神御不建四年詔將用十月祫享于太廟羣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先時每遇禘祫于外太室蓋有司攝事失于尋計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草正又引唐郊祀錄續曲臺禮為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慈廟之主皆外而合食于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祭從先祖后廟合食自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更改況天子甫欲齋戒因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時論者紛然諸博士亦是上言者中旨公用等奏為定合食如旧明年日蝕正月朔旦詔公禱祠于太社公尋春秋經傳文止用幣而玉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稱其得禮公久在禁近主春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簡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卜年之慶者惟競恪可以對上穹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帝切于求治嘗問前代之所以治与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謂治亂之由唯他故惟在用人而已得其人則

治失其人則然亂沒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美又非
不用然而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美而不用與夫同
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唯明主曲意則美無不用
而世無不治也帝曰今之美而求用之而未盡其
才者謂誰乎公曰知臣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下
臣所敢私論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
則美才無不為陛下用矣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
進退大臣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羣議帝
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程延州戡用臺官

言罷樞副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
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思得舊人之久職者既而語
及公欲即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脩樞密院時政嘉
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賓舜卿以定彭氏變
事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號太
平者以不賞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
不可若用變事遷官誠恐邊臣生事于夷狄以希恩
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比降詔獎諭之上書者
請橋外增置土軍為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

導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廩庾費其實
不足以待敵前曰智高之亂成功者乃陝西騎兵耳
南軍何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不盡八月
以本官叅知政事同脩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
祕閣公事同詳經潤文一日政府集所議擢李恭為
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困敝
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
民保衆苟急于趨办應猝之才則誅歛倍克無所不
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裕明年御史竄公

過失不當久在政事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
名盍自辨于上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
欲攻人之短今幸得備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
矣而反欲與新進士競口古于上前耶况知我者君
此曹其能誇我乎還疏求罷帝益嘉之超拜觀文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
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讀羣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
掠去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至身衍且曰
茲事所以書之于簡策者亦未代之明戒也苟臨文

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盡讀無避明年夏令
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二年以太子少傅致仕于
是公年方六十九將遷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老
而傳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迫于
矯時乎公曰強力而任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
矣必年至而后去乎遂連上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
初六日薨于某坊之私第上聞訃為之罷朝垂拱一
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百兩
以卹其家恩錄其子孫洎異姓若干人公為人內方

外溫動由至誠不意矯飭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
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
莫亦不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
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當至中書白事係鞋登
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貴所吏不以告
公曰季士見宰相以容禮自有故事况某以公事來
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
中丞司徒復冠台宰相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
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章臣示執政中使

之凡事須衆論復孰然沒奏白行下司徒見章益不
喜一日賜燕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間司徒微語公
曰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
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韋無丞相侵也公
僥首不荅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未
几會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
士以其當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溫成贈莖
事請謚榮靈公曰司徒端方剛勁素聞于時自為小
官已有逮儲預政之策作相雖無蹇諤之譽然其至

公不邨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為太過謚曰恭可
也博士又曰謚者節一惠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
之過顯雖疇昔之善不能掩也公曰不然程丞相園
武后臨朝事以說章獻此豈不獻耶而不失美謚司
徒有事是乎或曰公昔日屢疏其短今而誅其善何
前後之不類也公曰宰相越法予予為中丞言之職
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以至公豈可挾一時
之事而廢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後請于朝
覆議者數四卒以公言為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

周慎謙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聞
訊有非時至者輒藏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于我自
度不能副其情不若勿議之完也亦不妄與人緘牘
或必須為之無高下親疎昏手書親製雖疾病亦不
假請于人書牀端楷嘗謂章草近于輕倨故不為也
非公事栴歷樞要之門至于儕輩往返亦有特故在
朝相與親者無幾人一受人之知造次不忘于心初
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已子弟輩疑而問
之荅曰吾自立朝未嘗有相推引者惟張公拜親文

學士曰表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其亡矣故至于傷
慟耳于相知猶尔于朝廷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
讀書為文餘無他好嗜音律碁射書畫之類無一曲
心者晚年亦稀復佔畢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
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生七人其外技藝緇褐十祝
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独坐一室移荅不出妻子
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荅以
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宜礼而遠之慎不可
听其言也接人至簡約不事屑礼或時供具酒不過

七行家人以為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產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葬祭外則以均贍宗田故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帥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為子孫計者公曰吾為子孫它不耶是幼而教之詩書長而任以爵祿若而曹但能忠于君孝于親義于宗族廉于公家不為姦欺險險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矣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藥修仙之術不復語他家事其風

尚可見矣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至柱國封爵為樂安郡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闡畧細故務全軀要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至質畧而意至切當奏對語直而寔故人主以朴厚目之此以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于玉前有自殊死而得未減者多矣平生喜荐士得人最多其荐御史得令中丞唐公夫章吳公皆一時之傑自餘顯言密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于訓辭尤為

得躰慶曆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古至闕諫官
連疏其短退寢息命移判毫社到賤上表自辨付李
士谷詔諸孝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朋
謗言契如尽忠勁之語諸公伏其切于事情而英公
銜之尤深至語所親日子與孫公素無嫌又批章見
詆如此公聞之亦不以為悔其他大手筆則有并附
獻懿二后故文初進葉仁宗讀之至為天下母育大
下君不追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
退慕增深為之歔歔祿嘆者累日又奉詔撰冠策公

推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叙事明日氣格渾厚自成
一家之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
某郡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土豪生子者又相
聘娶公以儒者独不得繼好及貴而三家者始來求
昏公亦不拒又為之保任其子及孫入仕者數人于
是鄉人益稱其長者少孤兄弟羣處惇睦尤至他日
析居公尽推美田宅與諸兄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
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宗祀矣與朋友交得喪林
戚一以均之初奉進士時善厚屬郡粟輔洎拔州解

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與公出由止為診醫
藥過決旬輔曰試日甫近子當急往毋以我為累也
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君若罷奉我亦與君俱西
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擢弟此又見其內行之
有素宜乎爵茂而寵優也子男子四長曰珏國子博
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結次林並太常寺太祝
女子四長適戎州樊道縣尉蒲猷卿早亡次適太中
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旬諶次適太常寺
太祝宗奉國孫男子七人五為京司及試銜官二未

仕女子五人二已出適三幼男子皆諱厚能守家法
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也某復游公之門有
年數矣又嘗辱祿荐于朝以思舊故熟聞公之緒言
美行今又得其孤所錄遺事甚備謹細次始末直言
以上有司謹狀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起居縣題名石柱記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潤州州宅後亭記

澶州重修北城記

楊子寺聳隅先生祠堂記

沂州丞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起居縣題名石柱記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潤州州宅後亭記

澶州重修北城記

楊子寺聳隅先生祠堂記

沂州丞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靈香閣記

温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縣令題名曰無其傳某始到職以非便民先急之務而未遑經營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連數室咸造于庭紛辨交爭初莫能決訊其劑約則曰亡之矣訊其移受之始曰不能記矣所能言者某令時接某事至某之鄰寔其祖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盡載之矣因求其令在事之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為之据撫數十年簿書始見其令之官氏間其籍果得訟田者之祖名具載其地數而侵冒者乃誅某

于是嘆曰昔之居官者去而由名氏紀歲月于府寺
豈特好事者為之哉是亦有謂爾斯獄也以令之官
寺乃得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偽版籍
雖其而民不能言其歲月縣令雖去而民犹能言其
為治之迹是令去而題名于後不為無益于治理也
于是條令前令官稱姓名起開宝李氏去國郡邑歸
職方始命王官迄茲慶曆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
令而拙者繼焉因命礮石紀其交承之次第龔于所
事之壁間非惟紀于歲月而已又念夫居事職者坐

廣居享豐祿假天子威刑案籍以注職事其不能厘
体以替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之訟殆非朝廷所
以建官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審負大府號為太望
縣其地之廣袤百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間年通逃
未復者且十齒倍戶有半而隸名于力役胥徒者幾
三十之一其賦徭之重輕資貨之移用兼并之強弱
紛爭之是非盖日有焉一係乎長人者之決之也苟
失其當民寔受弊在治者得不為之用心哉故予因
紀年而又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由于左方將以告于

民官庶几悉意民務毋俾其人曰某令者治某事而非是吾將何告焉姑待來者聽治之非唯警于來者抑將以自警焉則曰升斯堂而受牒訢奪而視之曰前日某事其人稱某令之不治則予之獎事是必將審覆其詞而求索其情亦異臻天理而少舒其責也

起居院題名石柱記

國朝淳化中始命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李宗諤知起居郎舍人事者直便殿以備左右史之職未

幾更曰同修起居注常以館閣二人兼領之天聖景德以來其選益重至有載筆未及書事而遷職禁序者向非久于鈔繫或已涉近省則莫得而進補焉院在朝堂西便門之左庶旧有板記載到官去事之歲月訖治平初而板盡不續于是資政邵公始議易以石柱六年于茲肇刘甫就九書記之法姓氏官伐先後相續一用旧次間或差漏則以記史訂正自梁李至蔡孫二君總百四人二君以為異特省事奇始至之日皆親題名于石而近之由是職而上遷者多在

朝廷將修臺閣之故事宜得羣賢之朝迹用是厯請
自丞相魯國公而下得才筆者十六人不鄙謂予曩
嘗丞之俾叙事始刊于左方乃陟降軒墀書記言動
以簡牘之任而列从官之籍地清而近事守隨重故
題述之義不獨於仕進之榮遇亦所以蒙君命而謹
職業則後之繼踵而至者它得而廢茲熙寧

月日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府寺題名所以記初拜職者官秩名氏暨臨蒞之歲

月蓋有司榮事任而警位者也審刑院旧以板記揭
于楹間年世浸遠鉛墨侵剝殆不可讀熙寧八年正
月院長主客郎中崔君易以石柱奠堪永久其題自
樞密直學士李公昌齡而下至君凡一百一十九命
摠九十七人先後相續書用旧法謂某嘗更承攝且
繼先人之緒業宜詳知本末見屬叙事以記更置之
所自云国初草五代因循之弊臺閣故事草創未具
天下奏獄但隸大理刑部二司議上奏府進熟報下
即决 太宗皇帝仁明樞運燭見至理以謂文史巧

詆不尽哀矜執政大臣非所以責于平地也于是特
詔以淳化二年八月置院禁中命近臣一員知院事
以朝臣六員為詳議官守治斷讞不兼別務其廩賜
優異燕見款數固不与諸司等比凡州郡重辟之疑
可矜若一命私犯罪答以上之罰与夫律令格勅之
弊當更者皆先由大理論定然後院官叅議合然
後嚴奏畫旨送中書案實奉行其慎重如此非特獄
無枉濫而已每歲天下之奏常以千數多或倍之其
間情涉巨蠹論如律者百餘一二餘從未減不下十

人計淳化進令八十年間其獲金貸家自新之人且
十數萬矣而吏之承流任事深知上指其听詳弊訟
求所以生之者又可勝計乎議者咸曰用法平恕自
書契以來未嘗有也竊尋經傳所載至矣生所以慎
用刑誅有曰辟勿辟之戒三覆五覆之慮謂之盡矣
然皆事出一時非有成憲貽于後代若我朝累聖繼
承唯刑之恤遵用寬典百年不易者而復吏競其職
上下循持杖笞輕科無得枉用禁令緘患隄防完家
雖施之萬世知其不可易也而有司欲逋明創造之

意恭求事理之實將以毗助至治豈易其人哉前此
常用禁者右臣委以事柄外廷郎列稀得預進崔君
歷試斷議以文無害特膺器使居位四歲號稱办我
故久留不代方且虔恭朝夕以宿其業題刻之建意
在善守前憲使來者覽視回以知本朝詳刑之明理
官稱選之難又將盡心子刑成其于治道豈小補也
我院旧在中書西南隅嘉祐四年詔徙于右掖之西
墉外石柱置于聽事之東廡云

潤州州宅後亭記

吳楚之俗大抵信籤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
焉民病且憂不先医而先巫其尤靈者犀巫括貨財
偶五工狀夔僕傀魁洪陽彷徨之象聚而館之叢祠
之中鼓氣馘以吳妖假鬼神以詳衆奇哀謫觚之人
殖利枉私公行于道願科禁莫之警也甚矣風俗之
窳薄若是長人者独不能矯其枉而率諸正乎慶曆
七年祠曹員外郎彭城錢侯以方聞署守來作民牧
下車之初視庶政之苛慝与習俗之抗戾既具且治
之細大之務錄兩之奸無所容惟是里巫之蠶俗始

未及治明年夏有扶鬼說以邀賄于郡官者吏得以
白即命寘于法因大索他党志鈞致之斥巫師者數
十撤房祀者十餘土木幻誕之容碎于庭幃床供具
之器籍于公廩梁植楹蓋瓦級執積以萬計視之皆
良材而有用也乃相治署之西北墉得廣輪方十弓
之地有軒宇遺基在焉高山環前長川帶旁下視郭
郭闕闐闐然可以覽土風眺形勝察民物于是顧指
工人太亭其上凡功費之給畢出于廩祠而無一
簪之財取于官府既成題其榜曰某所以志草獎且

勵大汙俗也官僚之暇從賓客以臨之或目其題而
贊之曰美夫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于民乎因于
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為敦龐也揭石以寄政欲編戶
曉然論善道也引美以為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染
也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于拊封略也昔狄梁
公之拊循江表李衛公之廉察是邦皆嘗翦除淫祠
澄清郡邑當時美之唐史稱焉紀風俗述政事其來
旧矣是亦君子善政之義敢鐫諸石以書首事示將
來成美侯之意不以無似見命之辱竊謂是役也既

始干平盡而終于戒後是豈獨為觀遊燕嬉而作也
故著其大者宜詳小者可略後之人登覽斯亭斯文
由是知良二十石政事之美本乎草風俗而一中
和也

澶州重修北城記

澶古衛地也在春秋時嘗會十一諸侯盟于此歷唐
五代暨我朝皆以名州既而又表其軍曰鎮寧以重
之自京師在汴是為北門之屏恩深楛街襟帶燕魏
蓋河朔之一都會也州本治頓邱晉天福中始徙于

德勝寨方其徙時出夕故倉猝間即用旧址挾河橋
為二城其規撫固已陋矣而河濱之土踈惡善隕北
城之隅復當三掃之敵夏秋洪流暴溢浸淫泛濫大
為州患急則料民而繕治之完而復圯者數矣慶曆
中州使嘗有增築之議更三太守或營或止卒不克
就治平三年三月給事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既領州
事患其所以然也將踵前議而即新之詢之屬僚屬
僚叶謀請之朝廷：曰俞于是工人程其能羣吏
謹其職揆以間月授以事期引鉄邱之土以易朽壤

市津門之木以增崇太上御名調赤籍之伍以紓民力資

回園之錢以省官用始築于九月二日甲子考成于

十一月二日甲子兵馬鈐轄某官某官某實董其

役通判單州事鄭某田某提領而臨蒞大凡投六邑

義勇兩掃河清諸鋪兵總若干人為城五千七百七

十步有畸而外郭火壕之長如之為鞠樓五百一十

一間而圍敵馬面之制隨之西距河墻別為長堤三

十五百三十步所以止橫水蓄城之害也並壕外面

植桑若木若干株所以代枳棘藩落之衛也直城東

西隅斷堤路增二甕城所以絕寇騎奔吳之患也惟

是郭門之器守禦之備莫不增旧而加葺焉堂高而

漸深下厚而上翊其堅足以遏湍悍之流其壯足以

侈華裔之觀非夫智以經之仁以臨之則渠能即卑

為崇撤故為新舉一日之力而收永久之利耶昔春

秋所記諸侯之事而土上無大小必善然其美惡或

不同者皆指事示後以為法戒也其曰夏城中郵者

以重其書也謂其敝不早完使至大壞方夏勞衆而

城与始作無異故重其事而訊之其曰冬城諸及防

以時而書也謂其戒民備物具役竣事皆在農隙之
月故謹其時以善之是役也因基于前謀及城之未
毀戒夫春秋所以謂重者也自編版至于二休不
中冬合于春秋所謂時者也故作之不勞而成之如
素宜其書以告夫來者嗣其休利而裕民于無窮也
公名中師以文學政事陟從官治澶踰年而召歸方
且大用矣慶曆三太守者某州防禦使郭公承祐尤
闔閭直李士張公奎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也

楊子寺聲隅先生祠堂記

聲隅先生祠堂者江都縣宰承議郎羅君遠所建也
先生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稱于閩
中泉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日郡爭以禮延請躬
率諸生試聽講義于時士人習尚章句務為奇靡先
生獨好古孝不与衆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
發明至矣道義之隱微与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
題其篇為聲隅先子歆歆瑣微其詳曰聲隅者枯物
之名歆歆者蕙嘆之声瑣微者述之之謂蓋自因言
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隨鄉貢至礼部

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復能從諸少年校程式于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書莫若居京師為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生之孝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為得至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緼孝者校量攻擊終莫能窮奧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召置門下權利所處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才在臺省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忻然相就既一授館凡歷

期某日与之遊切劇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年某復自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文著楊庭新論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太常卿論是已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是矣餘篇恚然蓋欲見于行事者也方是時公卿大夫文章論薦者數千人朝廷用丞相韓魏公言將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自謝于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官者耶必不可辭願得七品閑官還南方足矣仁宗皇帝聞而異之特詔授太孺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祐

二年四月無疾卒于隆和坊就舍死之日囊無餘貲
唯所蓄書數萬卷存為一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
遷張粵議以某為知先生之深者宜主其後支僕來
告即日往哭其尸為買棺就殮且謀寄骨郊寺翌日
魏公遣使為幹殯具又奠之以文其略曰先生之道
德不用于朝宰相之過也聞者莫不痛先生之有時
無命而稱魏公之推矣抑已也未幾其子某自南方
來挈旅櫬載遺書以去過江都藁葬于楊子寺後圃
既而交遊故人共為復土就葬其地其未葬也川陸

之經由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流連或為歌詩
哀詞或書名屋壁至于木膚竹幹題記殆遍其無位
而得民至誠而感物近世未有也羅君涪邑之始首
來奠謁因覽封鬣黯然悽愴且謂大儒不祀後世何
現昔汝南先矣列城其固有吳君子伸表其墓人
尚德由古而然于是即其故墟規度餘地增土于上
者幾仞構堂其旁者幾椽設像中楹儼乎惟肖凡材
力之費悉其俸泉不勞于人已日而就兆域有表稱
楨有叙所以示乎來者蓋有激于風義落成之日遠

近來觀且欲記其經始之由載其始卒之行刻諸余石託文旧交予唯先生之道生不得函行于時死不而有名卿巨公周恤其後事歲月久矣餘芳邇焉又有美會宰為之封植出壞表章令名則後未之人有踐斯地登斯堂挹先生之道風知大雅不改雖綿襍寢遠棟宇其頽又將繼而新之庶食茲邦垂範來商孰謂先生無後乎

沂州承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崇勝古寺也在承之西隋開皇十六年初建于觀州号維衛未幾凡与州俱廢至唐初復與歷載三百州縣或降或徙而寺不復毀国初太平興国三年遂賜令額而隸邑籍焉由寺之西序其别院曰上生寔行凝海靜二上人之經始也凝東京人少受具于景德寺西禅院有經綸亭通上三百法二教開演既久季徒寢廣應請茲地遂為下方至則視棟宇之摧落風而無以庇覆乃條其佛事之不如儀者以告于邑人

謀所以新之積勤累勞垂二十年而基太上就既老
且死衆以其事屬于靜又八年乃克成之凡為屋僅
二百楹堂皇階庭門阿環合佛寢僧廬亦既完具又
治鉄為像三十一軀坐立侍衛地有序面形賦宋志
如教相于是緇徒知所以晏息里閭知所以信向或
曰茲吾邑之榮觀不可以無紀也靜乃狀其事因宗
秀師求文以刺于石秀愿士也往來沂魯間尤樂其
土俗以謂承本蘭陵故地多楚漢至矣遺迹是宇也
雖無竒偉絕異之觀而當往來走集之會將勤館人

人此為其歸予雖未嘗過而游之然而望苟卿之舊
邦想二疎之清塵因欲載文具地以寄懷古之思異
日有未觀之當為我由連于茲以訪耆旧之遺說也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而臺榭可以遠燥濕庭除可以肅賓
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象之壯觀也而為浮屠之
說者則不然曰不開偉不足以容衆大不威鹿不足
以來信向故惟善經太上增飾穹年而不已而已閣
鹿矣而吳越之俗犹以為未也丹雘金碧斷髮炫煇

至于殫人之才極工之巧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
深郊郭之爽坳幽人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為浮屠
者不得而居有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
佛孝之外兼妙岐黃之術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
而為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針之所加無不如期
而應自郡官至于編戶皆稱其才技之神良而功施
之周昔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
患其居宇之湫陋資至無所容遂闢故址辛而新之
又于其旁為閣五間楹楠崇高軒檻虛明經像嚴于

中草石蓄于次齋房客館左右布列葉欄花圃前後
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盥游其庭則見竹樹之
陰翳雖密迤闐闐而山居儼蒙之趣備焉考成之日
太守集美王微之率賓僚燕飲其上且嘉儲峙之美
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
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
後三年予自東陽赴亳社憇郡鄉故人留止過允之
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清之絕自晉宋
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載于題詠觀夫城邑間井

皆坦塗平陸蓋與他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
峰回環一水縈帶烟雲晦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
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虛
設也而茲閣又占一郡之躰處高、下、皆有出致
足為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卒寒溫之上味給人朝
夕之求其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与夫競上木而
誇闕鹿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嘆賞之勤、如此因
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

温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聖人立言垂教皆所以長世而利物也至若道被
幽顯而不遺事見久遠而易信者其惟浮屠氏之法
乎自中國達于壹天自郡縣至于鄉聚凡在舍識無
有愚智一聞其說靡不歸誠而信向焉由漢迄今十
有餘歲雖世教有隆替而佛事未嘗廢絕者以其為
道一本于人心人心歡安樂則曰積德重者能享之
人心惡罪苦則曰殖福厚者能去之故塔廟布于四
方像設備于家戶猶以為奉之未至也今夫吳越之
俗以熏修相勝至于傾竭財力而不為勞崇飾土木

而不知止是孰毆之使然耶皆至誠悃愾生于信心
故莫之能禦也先是永嘉郡更始作于民廬延及官
舍遂建僧寺所謂開元寺者東南之壯觀也一旦燬
於人用愁戚其欲興造切于已居寺僧擇隨素有行
願知衆人之所欲為也于是盡發私橐以畵修復之
役且謂築室者始乎成寢治寺者先乎抗殿乃即故
地規創新宇料工度材初亦無求于外而郡之大姓
聞風響應願心而樂施者不謀而同締太上有日矣
適會擇隨順世其徒曰有英等六輩閱師之黷勤齋

志而歿於誓戮力結成其事指期促办卒亦如師之
素為粹其資費幾數十萬凡為殿之堂室暨四旁環
屋曰游巡者楹三十有一間其崇七尋其深倍之其
廣益深之半中楹塑大像者三左右立像者十妙嚴
之相高廣之坐瓔珠之具金采之飾一倣其教之所
述焉既而緇俗競勸合為廊宇房闔者繼踵而畢事
不及三年重門周闔廣居大廈滌然如初而閱侈巨
鹿又非疇昔之儷也按寺本東晉郡人李整之所捨
宅也歸佛于大寧之二禩得号于開元二十六年中

廢于昭肅之初復造于宣皇之季大于治平之己已
完于熙寧之癸丑六百年間再毀而再復終不可廢
也內非人情之所欲為與僧志之不可奪則渠能集
大緣于一時復已廢之頽址耶夫人情之所欲為功
雖大而易就蓋不强之使然耳下之人能不强人者
其共事也犹若此之速然則為治者亦有不强人之
政乎以之共事而就功况于是其犹反掌歟熙寧十
年三月二十二日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先公宰無錫日某方在羈貫稍涉人事固得拜接邑
尉實公慙之持蒙知獎相與抗亂公以文季登雋科
尉大邑先公器其才識期以遠到每賓從賞舍莫不
同之或遇忻適則形于扁詠時公春秋方盛未有嗣
子嘗得异夢先公為之診曰是男子之祥且貴兆也
後十月寔生彥法天章先公即以詩慶之有仙果
違生海中平時曾說夢唯熊及駟馬定應高慶閣
五龍從此繼英風之句某親侍左右日親其事無幾
何薄祐早孤離多難數與公相遇碩愛益親後彥法

擢殊科某叨預考官獲觀奏賦既而復同館閣不替
世舊猥以父執見推不意二公相繼殂謝再有寢門
之慟前歲小子詒作尉茲邑值公之季子亦領丞事
父祖旧繼為同僚累代周旋風義尤篤一日詒于僧
舍得唱和遺篇方且更以石刻贈丞君以為當時事
迹莫若某經見之詳以見書抵俾叙始末某追念時
昔忽五十年榮優緒言才若浼仰因念昔人有居父
官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家前史稱之今丞尉卑
秩而所居又非舊位雖無可避者然而井邑亭舍款

識犹存歲月緬然于澤未泯吏民觀者犹有餘思子
孫对之能不感愴某既嘉縣丞君不忘先志又喜詔
繼託末光而某雖未嘗從事于披然得綴名于後亦
足以慰遠慕之懷茲為韻幸也故敢備言之若其諸
公官伐洎題載歲月詔已叙于前茲不復記刊石后
月日具官某謹記

蕪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序

補注神農本草總序

本草後序

本草圖經序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後序

補注神農本草總序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

卷六十五

一

錄高平帝記云元始五年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
所在在所在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
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出于此而英公
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
病之淺深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
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謬矣盛疑其間
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
華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
一日而七十毒由是而醫方具焉蓋上世未嘗文字

按本草下似脫一有字

師孝相傳謂之本草而漢以來名臣益眾張機華佗
華為之編錄耳然神農舊經才三卷葉上三百六十
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臣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
因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
撫其餘說差謬表請刻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
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
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
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虛多醫家常用有効者一
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公遜李昉

王祐卮家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曰並錄版
模行由此医者用葯遂知遺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
其子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并面經參比為書稍或增
廣世謂之蜀本草亦今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
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葉六百餘種收米粟廣可謂大
備而知医者尤以為傳行既久後未講求寔多恭校
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蒸錄以備順生毆疾之用
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高錫等再加校正臣某等亦
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医工原診用葯隨効輒

悟音誤

記遂至增多概見諸書浩博難見雖屢加刪定而去
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僅借宣用而太
医未聞而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摭
更為補注應諸家医書葯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
摭唯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可不取自餘經史百家
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摭者亦
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
以開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
墨並從旧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摭諸書所說無可

刊潤其意義與日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
旧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
易曉也仍每條並以朱書復言亦具其端云臣等謹
按某書云某事其別列條者則解于其末云見某書
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州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
為次第凡書旧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
名曰某人云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
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臣曰神農但條而
有增補者以墨字間于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

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臣別錄並以其注
附于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
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旧經未有
者于逐條後開列云右幾種臣等續添凡葯舊分上
中下三品今之續添难于詳辨但以類附則如綠礬
次于礬石山薑花次于豆蔻扶移次于水楊之類是
也凡葯有功用本經未見而旧注已曾引擬今之所
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附如丸
首附于垣衣燕覆附于通草馬蔞附于海藻之類是

是也凡旧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隐居云出于顯慶者曰唐本注出于開宝者曰今注其開宝考批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宋來書別于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常用而諸書而未見無可辨証者慮其傳聞非審亦所不載如葫芦巴海帶之類當別為箇經以詳著之旧藥九百八十三種續添八十二種附于注者不預為新定一十七種摠新旧一千八十二條皆隨類粗粹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旧

著聞開宝英公陶氏三叙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于首篇臣等所被校正詔書曰神農本草今既成書因以題篇不復加別号云

本草後序

嘉祐二年八月三日詔旨朝廷頒方書委諸郡收掌以備軍民疾疢訂聞病下之家难于檢用亦不能備合未副矜存之意今除在京已係逐年散藥外其三京并諸路自京每年京府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各賜錢二百貫餘州軍監賜錢一百貫委長吏選差官

屬監勒医人体度時令按方合葯候有軍民請領查
時給付所有神農本草經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
及廣濟千金外臺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吳
院掌禹錫賤方員外郎秘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秘閣
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蕪某同共校正聞奏臣
禹錫等奉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兩人同共詳
定某年十月差医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祇應三年
十月臣禹錫臣億臣某臣洞入奏本草日本經注中
載述葯性功狀甚有疎略不備蒙已將諸家本草及

諸書史中應係該說葯品功狀者採拾補注漸有次
第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州書當時修定注釋本經
外又有諸般葯品繪畫成圖及別撰圖經等辨別諸
葯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州縣應
係產葯去蒙益令識別人予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
形色大小并虫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葯用者逐件画
畝並一開說著花結實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
蕃夷所產業即令詢問椎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折
并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回入京人差齎

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証且成本州圖并別撰國經所
典與今本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擬奏可至
四年九月又准勅差太子中舍陳檢同校正五年八
月補注本草成書先上之補注本草所引書傳內醫
書十六家援擬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
于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
存此

本草圖經叙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

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匠相繼其傳書者
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錄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
詔近臣搢領上匠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
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溫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
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質難別以
馳沈當靡蕪以養芘亂人參古人且忧患之况今醫
師所用皆出于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
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
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

因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
宜單方葯面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家才
有所依處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
無其本天宜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
乎聖君哲輔留意于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
農本草類凡八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禹書祠部
郎中秘閣校正臣億太常博士集美校理臣某殿中
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祖次被選仍領丞官秦宗
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注本草成素奏御史

又詔天下郡國因上所產葯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
述臣禹錫以謂考正厚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
文字出异手則其体不一今天下所上給事干名其
解說物類皆按世臣之所利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
句非專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
以臣某內堂刻意此書于是建言奏請俾禹撰述臣
某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
石金土之名草木虫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
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

其莖梗之細大華葉之榮落雖與旧說相戾並兼存
之產略不備則稍援旧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
更旁引經史乃方書小說以彙志其本原若陸英為
朝薤花則杜尔雅之訓以言之諸香同樹則用嶺表
錄并以証之：類是也出生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
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于朝鮮今則出于冕甸其毒
生于少室今則来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
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
莖苗之類是也生于外夷者則擬今傳聞或用書傳

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于：闕不究所得
之因乃用平居海行程記為廣之類是也藥有上中
下品皆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
出于遠方莫能形似者但于前條附之若漫既附于
枸杞琥珀附于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
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詣郡醫
工所陳經効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靈之例也自餘
書傳所死今醫人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
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旧經不載者

立以類次系于末卷曰本經外類其功用元著與日
名附近者則次于述條載之若通草次于木通石地
次于石解之類是也摠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
將備親覽恭惟 主上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一物
失所則為之惻然且謂祝疫存臻四時代有救卹之
惠無先醫術早歲屢勅近臣備校岐黃內經重定針
艾俞穴或覓金指石或鏤板聯編憫黃內方益甚之
歎于是作慶曆善校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缺于
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葯譜之未備園地

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
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于壽康子和氣于
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等不能通聖預編述仰
奉宸旨深愧寡聞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善為医者察声色經絡視陰陽氣候以知六疾之所
起而致以五辛六苦水火之齊故有通閉解結浣腸
瀉胃以生易死之妙李其術者大抵以農黃政伯之
經為宗而和扁諸家之說為解漢志所以論著其書